

中国作家富豪榜最具影响力畅销书作家 彭湃

< 首部少女+恋爱+轻幻想 >
才情巨作

哥哥的朋友 是我 男朋友

彭湃
著

读心能力少年
×
催眠脑洞少女

一个神奇的社团，“可能委托社”

一个奇妙的爱情委托
将两人卷入爱情的旋涡

人的一生由许多瞬间组成，
而我遇见你的那个瞬间，
叫心动。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哥的朋友是我男朋友 / 彭湃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18-1858-2

I. ①哥…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9364号

哥哥的朋友是我男朋友

彭湃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韩星
特约策划 李龙飞
特约编辑 唐梦莎 陈凤芝
封面设计 周丽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扎小扎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长沙鸿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355千字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858-2
定价 36.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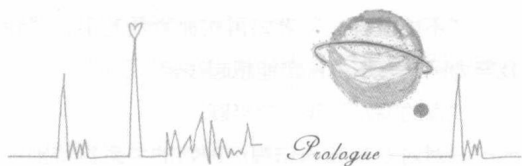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i>Prologue</i>	001		
<i>Chapter 1</i>	005	<i>Chapter 7</i>	148
<i>Chapter 2</i>	036	<i>Chapter 8</i>	175
<i>Chapter 3</i>	057	<i>Chapter 9</i>	220
<i>Chapter 4</i>	081	<i>Chapter 10</i>	255
<i>Chapter 5</i>	097	<i>Chapter 11</i>	278
<i>Chapter 6</i>	120	<i>Chapter 12</i>	305



我，张爱珊，一个刚上大学的十八岁少女，喜爱粉色，喜欢韩剧，理想是成为职业漫画家，每天早睡早起，饮食清淡，偶尔吃顿火锅还不忘撒一把养生的枸杞，满满的正能量，怎么就躺在市医院的手术床上了呢？

“妈，您要嫌弃，来世我还做您的女儿……”我语带哭腔。

“瞎说什么呢！”老妈抓紧我的手，也湿了眼眶，“陈医生年轻有为，悬壶济世，一定保你平安！”

说时迟那时快，我哥张家男立马塞给了陈医生一个大红包。陈医生是知名的脑科专家，也是我这次开颅手术的主治医生，他面不改色地推掉红包：“请放心，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一定竭尽全力，只是病人的情况不容乐观……”陈医生停顿了一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其实陈医生不说这些，我也早有觉悟了。我拿出手机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记事本上的“张爱珊遗愿清单”，九条遗愿都打上了钩，除了最后一条：找到毛毛哥。而我知道，这个遗愿只能变成遗憾了。

“陈医生，我准备好了。”我收回手机，静静躺下。

此刻，就如狗血电视剧中上演的那样，两名护士推着我的手术床快步穿过长长的走廊，老妈、继父航爸，还有哥哥张家男全程护送。

老妈紧随其后，还在不停地安慰我：“珊珊，一会儿不用怕啊，想点开心的事。你不是一直在找毛毛哥吗，等手术结束，妈就帮你去找。”

“妈，算了，我放弃了。”

“不能放弃！”老妈再次抓紧我的手，“我当年跟江阿姨关系可好了，我努力回忆一下，肯定能想起线索。”

“真的吗？”我半信半疑。

“对对对！我当年跟江阿姨的关系也特别——”航爸话没讲完就挨了老妈一个白眼，立马改口，“一般。”

一时间，我更难过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哄我开心，看来我这次是真的凶多吉少了。以前上学那会儿，我老爱装病，一点点流感都要描述得特别严重，这样就可以不用做作业，不上早自习，还有老妈端茶倒水的贴心伺候，张家男也不会再来欺负我，那时我经常想着要是能生一场大病就好了。多讽刺啊，如今我果真生了一场大病，可我却希望变回那个活蹦乱跳、没心没肺的张爱珊。

回顾我这短暂的十八年，真是苍白得可怜呀！我没能好好旅行一次，也没能好好谈一场恋爱，大把的时间和热情都用来思念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男孩。我不后悔，我只是有点失落，在我生命弥留之际，竟然连一个愿意为我伤心落泪的心上人也没有。

我发誓，我也就随便一想，哪料到十秒后奇迹竟然发生了。这个奇迹，始于张家男公鸭嗓一般的叫声：“你可算来了！咦，你怎么也来啦，你们……”

你？你们？

等等，还有谁？

两名护士比我更好奇，她们纷纷回头看去，然后情不自禁地捂住嘴巴，一脸花痴。当然，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她们的鼻孔。与此同时，我的手术床脱离了控制，快速滑向前方转角的楼梯道，要不是老妈跟航爸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看去手术室也免了，收拾收拾就可以送太平间了。

我有些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立刻闻到了淡淡的花香，紧接着，两个高大的身影前后出现，将我的手术床包围。

我认出来了，是我的大学学长，金少天和夏之翰。

张家男也凑过来：“金少天，你怎么才来？”

“刚有点事。”金少天淡淡地回答。

“行了，来了就行。”张家男赶紧朝他使了个眼色。

周围寂静了一秒，金少天低头看向我，清了清嗓子：“张爱珊，听好了，你转正了！”

“啊？什么转正？我没入团啊！”我莫名其妙。

金少天微微一愣，扭头瞪了眼张家男，脸上写满了“这跟说好的不一样”。

张家男急了：“珊珊，快答应呀！金少天跟你表白了！金少天欸，校草欸，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惊喜没有，惊吓倒是有一点，我还没搞明白这是演的哪一出，金少天已经将一簇花塞到我眼前，这花怎么看都像是住院部楼下花坛里的月季。

“那个……为什么是我呀？”我弱弱地问。

金少天努力挤出一个迷人的微笑：“因为，我喜欢——”

“我不同意！”

打断金少天的是夏之翰，夏之翰拿出另外一束玫瑰花，这束花明显比金少天的有诚意多了，怎么看也得一两百元。夏之翰很绅士地将花递到我眼前，同时很不绅士地将金少天挤到了一边。

“夏学长，你、你这是……你们……”

“珊珊！”夏之翰表情诚恳，“别被他骗了，刚才他的嘴角稍微上扬了一下，这个微表情说明他内心对你极为不屑，更加谈不上喜欢。”

“啧啧啧。”金少天咂了咂嘴，“有追求者了啊，早说嘛，那没我事了。”

“哇！老妹，两个帅哥任你选，开不开心，幸不幸福？”张家男鬼喊鬼叫了起来，我现在要是还有力气就一个劈腿盖他脸上了。

夏之翰见我不收鲜花，立刻从背包里掏出了平板电脑，对比着上面的数据分析起来：“珊珊，你看，我从双商、三观、家庭背景、食物喜好、星座等十几个维度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的匹配率是99.4%，我们显然更适合，做我的女朋友吧？”

“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两个小护士应该是刚来实习，没见过什么世面，花痴得快要晕过去。

虽然不是时候，但我还是介绍一下这两位告白者。

站在我左边的金少天，是我哥张家男的头号狐朋狗友，也是我的学长。此人又高又瘦，颜值在长南大学里算得上一霸，但永远摆着一副冷淡的面瘫

脸，眼神特别丧，仔细看还透着一丁点愤世嫉俗。这家伙，仗着成绩好，又跟系主任搞好了关系，在大学开办了一家万能委托社，美其名曰接受委托、助人为乐，实则招摇撞骗，赚得盆满钵满，就是一只大尾巴狼。

如果说金少天是一抹神秘而邪魅的白月光，那么夏之翰就是一颗纯净又温暖的小朝阳。同样的成绩优异、颜值爆表，夏之翰整个人都散发出如江直树一样的优质气息，尤其是他的笑容，特别治愈，完全可以开成药方治病了。事实上，心理系学霸的他也经常为同学们做心理疏导，为大家排忧解难，但据我所知，找他的大部分同学除了太为他着迷外，基本没啥烦恼。

现在，回到医院，回到我这张被两位学长包夹的手术床上。

问题来了。

我，张爱珊，一个普通家庭长大的平凡少女，一个恋爱经历为零，唯一收到过的情书还是要转交给闺蜜的小透明，一个除了能瞎画点漫画干啥都不行的大一新生，怎么就被长南大学的梦幻男神二人组给告白了呢？

一切，得从三个月前说起。



那就是我们的初遇，敷衍得像是随手一写的剧本，可对我而言却是那么无可取代：后来无论我身处何方，只要想起他，舌尖仍会泛起儿童牙膏的香草味。

01

三个月前我刚参加完高考，和大部分对未来感到迷茫又无所事事的应届生一样，我整天窝在家里吹空调，喝可乐，吃西瓜，刷着百看不腻的芒果台暑假神剧《还珠格格》。那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当电视里的尔康跟紫薇上演着“到底谁无情无义无理取闹”的经典论战时，我的手机“丁零”一声响了。

我花了整整一分钟，反复确认这是长南大学的录取通知而不是什么诈骗短信后，发出了一声尖叫，睡衣都顾不上换，穿着人字拖冲去隔壁家找林欣欣，可一问阿姨才知道林欣欣去菜市场了。

我一边打林欣欣电话一边跑向菜市场，她的手机却一直占线。五分钟后，当我狂奔到菜市场的家禽区时已经大汗淋漓，我跟林欣欣隔着几十个鸡笼子遥遥相望，我朝林欣欣大喊：“欣欣，我考上了！第一志愿长南大学！”

林欣欣提着一瓶酱油，朝我激动地挥舞着手机：“我也是！刚收到的短信，想给你打电话老打不通！”

“啊——”我又是一声尖叫，“太棒了！林欣欣，我爱你！”

“我也是！”

盛夏的下午三点，我跟林欣欣疯了似的穿过鸡鸣鸭叫的家禽区，满身鸡毛地相拥在一起，现场上演了一出惊吓大过感人的青春励志剧，菜市场的大叔大妈一边嗑瓜子一边津津乐道。

三天后的中午，我跟林欣欣两家人在某三星级酒店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谢师宴。我跟林欣欣就读同一所高中，但不同班，我在美术班，林欣欣在文化班，但是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几乎形影不离。

那天，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扬眉吐气的一天，我最后一次穿着母校的校服，拿着我妈替我手写的三千字演讲稿，站在酒店大堂的礼台上，对台下的家人、老师和亲戚朋友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致辞感谢，念到后面我已经紧张得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了，念完后我猛地一鞠躬，台下掌声雷动；我没忍住又鞠了一次躬，台下依然掌声雷动；就在我要三鞠躬时，我妈喊起来：“干吗呢这是，拜天地呀！”

我赶紧红着脸跑下来。

我跟林欣欣没来得及吃两口菜，就被父母领着给老师敬酒去了，学生不能喝酒，我们就以营养快线代酒。林欣欣实在是厉害，饮料都能喝得满脸通红，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但只有我知道她是太腼腆了，从小就这样，一有陌生人跟她搭话，她就恨不能像骆驼一样把头埋进土里。

我妈这些年开了一家中药足疗店，每天都跟各路顾客斗智斗勇，早已练就一身“江湖本事”。反观我的班主任陈老师，业余时间写写诗、下下棋、遛遛鸟，这种退休老干部完全不是我妈的对手，很快就让我妈给灌醉了。被灌醉的刘老师说起了实话，但这实话可不好听，总结一下就是，他打死都想不到我能考上长南大学，毕竟我的专业课成绩虽然拔尖，但文化课成绩惨不忍睹，离985院校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当场不服了：“陈老师，我哥那种饭桶都能考上，我凭什么不行呀？”

饭桶张家男正在吃鸡爪，他“扑哧”一下吐出好几根骨头：“张爱珊你皮痒——”他话没说完脑袋上就挨了航爸一巴掌：“吃你的东西。”

嘿嘿，今天我可是最大。

“也是……也是。”陈老师耳根通红，打着酒嗝，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速写纸，上面全是一个男生的肖像素描，正脸、侧脸、仰头、低头，可谓三百六十度无死角。我激动地抢过，这可都是我心爱的毛

毛哥啊，我上文化课时老爱偷画毛毛哥，陈老师经常会在门口的小窗口巡视，一经发现就没收，我以为他都撕了呢，没想到他竟然全留着。

“珊珊这孩子呀，什么都好，就是精神世界太强大，太沉醉于幻想中了……”陈老师又开始诲人不倦了。

我妈赶紧拉着我反省：“是啊，整天幻想着她的毛毛哥，谁说都不听。”

“不是幻想！是念想！”我较劲了，毛毛哥是真实存在的好不好，才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正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帅哥欧巴，爱珊好求！”陈老师即兴来了一首打油诗，摸着啤酒肚哈哈大笑，“珊珊啊，上大学就成年了，可以好好谈场恋爱啦！”

“是！我一定谨遵教诲，不辱使命！”

“是你个头！”我妈一筷子敲过来。

02

中文里有个成语叫乐极生悲，意指开心到极点时就会发生不幸。说的就是我，谢师宴才结束我就悲伤逆流成河了。事情是这样的，下午一回到家，我就屁颠屁颠地跑到我妈跟前，大手一伸：“给我！”

老妈迟疑片刻，伸出手跟我击了个掌：“OK！”

“妈——你干吗啊？！”我生气了。

“你想干吗呀？”老妈很无辜。

“毛毛哥的地址呢！”

“哦——”老妈总算想起来，拍了下脑袋，“哦哦哦。”

“快别哦啦，给我。你之前怕我早恋说先替我保存，等我上大学了再给。我现在大学也考上了，谢师宴也办了，致辞辞也念了，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

老妈目光闪躲，露出她平时哄骗顾客办会员卡时的虚假微笑：“傻孩子，骗你的，哪有什么地址呀，当年他们一家人搬得突然，这都多少年了，早没联系了。”

我愣在原地，虽然隐约已经猜到，但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苦等了一整个青春的希望，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生无可恋，本想一屁股坐倒在地，考虑到地板有点硬，我后退几步，

一头倒在沙发上，准备发起暴风雨式的哭泣。

正窝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张家男踢我一脚：“要哭去别处哭，别影响我‘吃鸡’！”

“‘吃鸡’‘吃鸡’，你上辈子是黄鼠狼吗？”我一拳打在他肩上，他开始鬼喊鬼叫。

老妈今天不用去店里，她站在镜子前卷着头发，哼着欢快的小曲，看样子是打算去麻将馆大战三百回合。果然，不一会儿她就提着高仿LV包包出门，出门前她又想起了什么，回头看我一眼：“说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张纸条，你当时生病了，江阿姨拿给你哥了，这么多年，你哥也没跟你提起过？”

张家男吓得手机一扔：“妈你说话要负责任啊，什么时候给我了？”

我仇恨的目光已经扫射过去，老妈刚一关上门，我就扑向张家男，强行用双手捂住他的脸，张家男大喊大叫，但来不及了。

三秒后，我将他成功催眠。

张家男的眼神慢慢涣散，接着，他便浑身瘫软，失去了自由意志。我开始发号施令：“坐好了。”

张家男立马坐正身体。

“张家男你是狗！”

“汪！”张家男叫了一声。

“刚绝育的狗。”

“汪……”张家男哀鸣。

“尿急的狗。”

“汪！汪！汪！”

“找到了电线杆……”

“汪汪汪！”

“电线杆旁有其他狗……”

“汪、汪汪……”

我消气了，决定进入正题：“张家男，五岁那年的夏天，隔壁江阿姨搬走前给过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毛哥的地址，纸条放哪儿了？”

张家男一脸迷茫，慢慢摇头：“没有纸条……”

“仔细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纸条……”张家男继续摇头，看来他是真不知道。我

叹了口气，原本也没抱希望。

我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张家男瞬间清醒过来，他猛地从沙发上蹿起来，双手交叉抱住双肩，一脸惊恐：“张爱珊！你你你，刚又对我做什么了？”

“你说呢？”我没好气地道。

他赶紧扒开衣领检查自己的身体，这家伙，到底哪来的自信？

相信你们都看到了，是的，我跟常人有点不太一样，我有一种特殊能力：催眠术。这事还得从头说起。三岁那年，我的亲生父亲死于一场车祸，一年后，我妈带着我改嫁给了航爸，航爸离过婚，带着一个大我两岁的儿子，也就是张家男，这样，我们四人组建了新家庭。

小时候的张家男可坏了，每天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欺负我。我五岁那年的中秋节，外婆过来看我们，带着我和张家男去动物园玩。张家男竟然趁着外婆不注意把我推进了老虎园里，那次我可真是九死一生，在场的游客全吓傻了，还有人直接晕过去。我事后想想也挺后怕的，可事发的时候我可能是当场摔蒙了，竟然把那只老虎当成了大花猫，还陪它玩游戏，叫它趴下它就趴下，叫它打滚它就打滚。

不一会儿，老虎被麻醉枪给放倒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外婆，说我也是命大，幸好这只老虎是马戏团的“退役老兵”，而且刚吃过午饭，才有闲心陪我玩游戏。

回家后，航爸二话不说，拿着皮带就往张家男身上抽，跟平时那个敦厚爱笑的叔叔判若两人。张家男缩在地上，不辩解，也不哭，闷声承受着，也不知道叔叔抽了多久，妈妈赶回家把张家男护进怀里，航爸这才停了手。

满身伤痕的张家男被妈妈护住，终于哭出来，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航爸也扔掉皮带，跪下来抱住儿子一起哭，然后我跟妈妈也哭了。从那以后，张家男就懂事了，改口叫妈妈了，我也叫航叔为航爸了。

当然这事还没完，深夜，外婆悄悄来到我房间，告诉了我真相。原来当时的我因为惊吓过度，激发了体内的潜能，把老虎给催眠了，让它相信自己是一只大花猫。按照外婆的说法，催眠术是我们张家的能力，也是我们张家的秘密，这得追溯到古代的老祖宗了，而且这能力是隔代遗传，传女不传男，外婆的外婆当年就会催眠术，外婆自然也会有。

“珊珊，千万记住，催眠术要慎用，更不能拿来做好事，否则会遭报应！”外婆的教诲我一直谨记在心。我上初中后，妈妈也发现了我的能力，

她早知道外婆的事，对此没感到意外，但她特意叮嘱我，千万要隐藏好这个能力，否则指不定哪天就被什么科研机构抓去做研究了。我脑补了某些恐怖电影的情节，吓得瑟瑟发抖。

从那以后，我不轻易对人使用催眠术，更不敢用来干坏事。当然捉弄张家男不算，这叫为民除害。

张家男不傻，被我捉弄几次后，便隐约猜到我有种古怪的能力，可以通过视线交流短暂地控制他，从此他便对我忌惮三分。比如现在，毛毛哥的事让我心烦意乱，我朝张家男大喊：“我想吃哈根达斯，快给我去买！”

“张爱珊，我警告你我不怕你，我那是……”

“真的？”我一个眼神瞪过去。

“是宠着你！老妹你爱吃啥口味的？”

“香草味。”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买！”张家男一溜烟跑了，这家伙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关键时刻骨气全无。

03

之后的日子，为了缓解我对毛毛哥的思念，我化悲痛为食欲，在间歇性难过和持续性胡吃海喝中度过了一整个没有作业的漫长暑假，战况也很惊人：我又画了三十张毛毛哥的肖像素描，同时胖了七斤。

开学前一晚，我的家人和林欣欣家人一起坐在天台上乘凉——忘了说，我生活的这条街还是二层楼的老房子，虽然一直喊着要拆迁，但附近挨着一个旅游景点，所以迟迟没动工。街坊邻居都等着拆迁后换上高档小区，老实说我倒是更爱现在的家，有前院，有后庭，还有天台，冬暖夏凉，还不用挤电梯，多好的地方呀。

我妈也爱老房子，她闲来没事还在天台搭上木架，种上葡萄，每年夏天葡萄藤都会郁郁葱葱地爬满木架，长出一串串青葡萄。小时候我常坐在葡萄架下看星星，幻想着自己是某个异域国度的公主，等着毛毛哥扮演的王子上门提亲。转眼，我已经十八岁，童年的公主梦也随着毛毛哥的离开而一同破碎，想到这我格外伤感，捧着西瓜又咬了一大口。

“吃慢点，没人跟你抢！多大人了，一点淑女样子都没有。”亲妈就是亲妈，分分秒秒都在嫌弃我。

“她这叫女汉子，新型物种。”张家男嘿嘿笑。

“闭嘴吧，你这个直男癌。”我反击。

“矮冬瓜。”

“香港脚……”

我跟张家男吵起来，吵到后面干脆隔空互吐西瓜子，家长们哈哈大笑，把我俩当成一对活宝。很快大人们聊起了街坊邻居间的八卦，我跟林欣欣坐到天台另一边，听张家男炫耀着大学的自由生活。

林欣欣见张家男讲累了，便把半边西瓜用勺子挖好，递给张家男，张家男连句谢谢都没有，接过来就吃。过了一会儿，我见差不多了，赶紧朝林欣欣使眼色，林欣欣有些害羞，低头抠着手指头不吱声。

真没出息！关键时刻还是得靠我。

我叫了一声：“欸，张家男，别吃了！”

张家男这个饭桶完全没听见，我踢了他一脚，他放下西瓜：“干吗啊？”

“林欣欣想回家了，我们送她。”

“哦。”张家男一抹嘴巴，放下西瓜，“走呗。”

我们三人下楼，出了院子，往林欣欣家的方向走。林欣欣家离我家也就两百米的路程，一分钟就走完了。刚走几步，我就捂着肚子说想上厕所，然后跑了。当然是骗人的啦，我找准机会折回来，偷偷跟在张家男和林欣欣后面，果然，不一会儿他们就停下来，转进一个僻静的小巷里。

我兴奋地跟过去，躲在一旁偷听，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比当事人还紧张。今晚，林欣欣要跟张家男表白，虽然好闺蜜这棵大白菜要让一只猪给拱了使我扼腕，但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林欣欣就是喜欢他。

早在高考前，我就跟林欣欣约定好了，如果我考上了第一志愿的长南大学，我就去找我青梅竹马的毛毛哥；林欣欣要是考上了，她就鼓起勇气跟暗恋已久的张家男表白。现在，我的毛毛哥杳无音讯，但林欣欣的心上人近在咫尺，我比谁都希望她能成功。

我正想着，林欣欣已经红着眼睛跑出来，我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这也太快了吧？！我慌忙拦住林欣欣：“欣欣，怎么样？”

林欣欣被我一问，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她摇摇头，跑回了家。我犹豫了两秒，转身冲进了小巷。

张家男这会儿正靠在墙角刷手机，手机的荧光照亮了他的小半边侧脸，平心而论，张家男条件不错，自小学街舞，高中还是篮球队的中锋，身材

高大，八块腹肌，染着一头还算时尚的黄毛，左耳打着黑色耳钉，笑起来的时候带着一点坏坏的阳光。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张家男是“直男癌”，而且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有句话说得对，帅而不自知才叫帅，帅而到处臭美那叫油腻。

我冲上去，一把揪住张家男的耳朵。

“疼疼疼……老妹你干吗呀？”张家男喊起来。

“干吗？！林欣欣刚跟你表白了知不知道？”

“知道啊。”

“知道你还在这玩手机！”

“我这不……跟她说明白了吗？社团来信息了，我得回一下。”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跟林欣欣……”张家男不敢看我的眼睛，“我跟她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你平时对她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那种好。”

“为什么啊？”我不明白。

“珊珊，你是不是我妹？”

“是！”

“那你跟林欣欣是不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是！”

“这不就结了嘛，妹妹的朋友也是妹妹啊，我对她就从没有过这方面的想法，我跟她……那是乱伦！”

我发誓，我现在手上要是有枪我已经大义灭亲了。

04

次日一大清早，我跟林欣欣还有张家男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院子里会合，准备前往长南大学报到。

长南大学在星城的西边，以前要转上两趟公交车，得花四十分钟。最近开通地铁就便捷了，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尽管如此，我跟林欣欣还是依依不舍地跟父母拥抱告别，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独自出门，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家去一个陌生的集体环境生活。

林欣欣这次比我还娇气，抱着阿姨哭得梨花带雨，大家都以为她是舍不得家，但只有我知道，她伤心的主要原因来自另一个人。这个人，此刻就像

一只大猪蹄子似的杵在路边吃油条，吃得满嘴都是油，张家男把沾满油的手在路旁的电线杆上抹了抹：“走啦，哭哭啼啼的，多大点事啊。”

嘴，张家男，你怕是还不清楚自己摊上多大的事了。

一路上，我没给张家男好脸色看。张家男要帮我提行李，我拒绝；张家男要给林欣欣买矿泉水，我帮林欣欣拒绝。地铁上，张家男叫我俩跟他一块坐，我们双双拒绝，宁愿站着也不过去。张家男有点尴尬，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这种气氛，坦然地刷起了手机，我简直要被气死！

我拉着林欣欣走到另一节车厢坐下，地铁新开不久，人不算多，晃晃荡荡的，地下风从车厢尽头吹过来，凉飕飕的，叫人感伤。其实该说的昨天晚上我都跟林欣欣说了，该骂的我昨天晚上也骂了，此刻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安慰她，只能陪她一块沉默。

“珊珊，我现在特别后悔。”林欣欣声音发颤，眼看又要哭了，“我就不应该跟他说的，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没得做就没得做！”我有点生气，“你真打算一辈子跟他做朋友啊？”

“可是……”林欣欣欲言又止，叹了口气。

我也跟着叹气：“不管怎么样，你也比我强。你喜欢的人至少看得见摸得着，我的毛毛哥，还不知道在哪里。”

“珊珊……”林欣欣轻轻抱了我一下，“别担心，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嗯！”我拿出香草味的木糖醇，倒出两颗，一颗给林欣欣，一颗扔进自己嘴里。

香草味，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味道，没有之一。

要解释这件事，还得回到我四岁那年的夏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跟我妈来航爸家生活的第二个星期。清晨的空气清新，院落里的水仙叶子刚沾上露水，夏蝉在树上吱吱地叫着。我穿着粉色的米奇凉鞋，蹲在院门口刷牙，当我仰起下巴“咕噜咕噜”地漱口时，一对母子走进隔壁的院子。

一个年轻好看的阿姨穿着知性而典雅的藏蓝色旗袍，手里拉着一个行李箱，一个清秀的男生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背着天蓝色的小背包，安静而乖顺地跟在阿姨身旁。这种画风完全跟我不一样的邻居，正是江阿姨和她的孩子毛毛哥，那天，他们刚从凤凰旅游回来。